

## 我在削高沙一线被推荐上大学

□郭齐赴

我是江苏省如皋中学高中部的一名老三届插队知青,亲历过20世纪70年代初全县轰轰烈烈的“削平高沙土,实现早改水”战役。令我不能忘怀的是竟然在削高沙战场,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

1972年,在“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下,全国高校在停止招生四五年后,部分大学恢复招生。那时我已在如皋西乡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苦锻炼了4年。一起来的十几个插友,大多已经走了,能坚持在广阔天地的只剩四人。

七月的一天午饭后,我去附近河里挑水,返回时,远远地看见大队支书站在我的茅屋前和一个人说话。我急忙赶回,放下水担,招呼大队支书和来人到屋里坐。大队支书介绍说:大学要招生了,这位大学余老师受招生部门的委托,来我公社选一名有外语基础、表现好的插队知青,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意大利语,毕业后到国家外交系统工作。公社党委听了我们大队介绍你的情况后,研究决定推荐你去上大学。我一听,甬提有多高兴了,这天大的好事竟然落到我这个他乡随俗、一心扑在治沙第一线的实心人头上!

余老师要我甩开手在门前大路上来回走了两趟,并让我上、下齿咬合给他看了一下,接着又询问了我的学历情况,背诵26个英文字母。余老师给我纠正了两个字母的发音,让我再背一遍后,夸我模仿能力强,悟性高。随后,大队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推荐,公社派员政审,体检,一切都很妥当,就等拿录取通知了,但我最终还是失望了。据说县文教局一位派性十足的主要领导,吩咐送材料去南通报批的同志,把我的名字排在备取生一栏,且是备取生名单中的最后一名,理由是我“在‘文革’中站错了队”。

大学没上成,领导让我去大队耕读小学当当代课老师。一年后,我又被调到公社中心校。虽然到了中心校,我仍是一名“临时工”。我除了在教学上加倍努力,寒暑假仍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回到朝夕相处的农民中间。转眼两年过去了,我不再奢望上大学,只希望在农村当一名好老师,为高沙土上的孩子们奉献一切,让他们将来能上大学。

然而,1974年暑假,在极其平常而又炎热的8月,再次让我感到意外的事

发生了。我竟然在削高沙一线的工地上,被贫下中农又一次推荐去上大学,并且梦想成真!

一天中午,我和队里十几位男社员奋战在支援兄弟生产队铲平“龟背埕”的治沙战场。来来往来的挑泥队伍,此起彼伏的劳动号子,场面很是壮观。忽然,一位农友又是招手又是跳脚地大声喊我,我急忙跑过去,他说大队支书正在南边公社饭堂朝北窗口处扯开嗓门叫我。我转头朝四五十米处的公社饭堂看去,大队支书正向我招手。我走进饭堂,看到桌子边坐着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领导,还有一位像是上级来人。大队支书介绍:“这位盛书记是扬州师范学院来南通地区招生的负责人。他听说两年前你曾被推荐上大学,后来因不该发生的事情搅黄了,今天他从百忙中特地下乡来看看你。”我闻此言,胸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浪,强忍住盈眶的泪水,连忙向盛书记鞠躬致谢。盛书记爽朗地笑着说:“小郭,我和公社领导、你大队支书刚才在窗口看到你劳动的情景,很好!你已是民办教师,暑假里还主动回队参加生产劳动,瞧这模样,真正是晒黑皮肤炼红心了。老余前年来没看错人,行,好样的!”

突如其来的表扬,让我很是感动。同时寻思,是否时来运转,又要推荐我上大学,但不便问。当我和公社领导、大队支书一起送盛书记坐上大队派来的手扶拖拉机返城后,大队支书告诉我:“盛书记上午十点就到公社了,你的推荐材料都是现成的,明天你就不要上工,在家准备一下,后天上午九点,准时到区委参加考试。”略停几秒后,他又补充说:“这次招生是扬州师院盛书记全程把关,祝你成功!”

后来,考试、体检依次通过,约一周后,公社在广播喇叭里通知我去拿录取通知书。

事情过去近五十年了,但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我常自问:即使我能在广阔天地里孤身坚守,基层干群热情推荐,但如不遇到像余老师、盛书记那样作风踏实、坚持公道、力排非议的好老师、好干部,我能有幸上大学吗?

今年恰逢中秋节、教师节双节同临,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我的恩师,当年扬州师院的余义淳老师、盛治良书记!

## 何乐不授,蕊师所悟

□彭 伟

美好往事像酒,越久越香。记忆的酒,令人陶醉,也令人模糊。就像何乐蕊老师的英文本名,如何拼写,我几近忘却,仿佛一支早年喜好的乡村歌曲,留下的只有依稀悦耳的旋律。她是爱尔兰大学亚语系的老师。作为学生,她的名字常常挂在我的嘴边,读起来也许是Hillary(希拉里)。她和中国有缘,不妨称她为何乐蕊吧。

直到大学的最后阶段,我才有幸成为何乐蕊老师的学生。奥大的人文学院,颇为严格,要求每位本科生至少选学两种主修科目,须获双学士学位,才可毕业。起初,我选学了经济学及日文。学习日文的同学中,既有高中就已寓居日本的交流生,又有是日韩混血儿的青年。他们学得如“日”中天,我倒是“日”渐式微。于是,我改修亚洲学。海外不少名牌大学,都设此系,说是亚洲学,实际上围绕中、日、韩三国,涉及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历史,进行研读。

何乐蕊老师有些另类,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头盔,身着赛服,灵活地穿梭于高低起伏的校园。几次遇到她的“宝贝座驾”,便有亚洲学的同学,聊起何乐蕊的生平。她毕业于英国名校,不是牛津,便是剑桥,主修中国文学,曾往北京拜见过不少中国作家。她和系里的康浩(Paul Clark)教授形成鲜明对比。康教授是男的,倒像女的;何乐蕊是女的,倒像男的。她身材健硕,长脸后扎着个短辫子,平日不苟言笑,让人很难接近。她教授的必修课Asian 200(亚洲个性学),每年总有几个学生挂科,延迟毕业,因此她成为系里为数不多的“杀手老师”。

2007年第2学期,我先选修何乐蕊主讲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生很少,上课氛围很轻松。她和我们围坐一起,一边讨论,一边上课。其间,还让我们各选一位自己喜好的中国作家,自制PPT讲解。何乐蕊喜好萧红小说、赵树理的方言,也谈及朦胧派的诗人。因为撰写论文,她还借给我一册诗人北岛的集子。朦胧派的诗人中,我素来痴迷顾城,对于北岛不甚了解。翻阅那册书,看到扉页著者的签名落款,我才知道北岛原名——赵振开。北岛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英国,由此结识何乐蕊,签名送书。何老师笑着向我述及旧时相会,赵先生那时名气不大,待人都很友善。她很珍惜诗人的签名,再三嘱咐,书一用完,立即归还。

中国比较文学,我轻松过关。亚洲个性学,我读来就更为轻松。倒不是因为课程内容简单,而是2008年第1学期,我修完最后一门课,便可毕业。第一节课,何乐蕊带来一份包装精美的小

礼物。她笑说里面是可口的巧克力,将送给课代表,又问谁任?亚洲个性学不好学,无人应答。何乐蕊灵机一动,征得大家同意——最后一位进门的学生,便可获得礼品。“幸运儿”是位韩国女生,姗姗来迟,先甜后苦,成为课代表。

第一回课堂,很活泼;第一篇论文,很严格。说是论文,其实等同于期中考试,占科目总分25%。论题是阅读西方学者所述亚洲建国史的三种模型,选择任意一个亚洲国家,探讨相关建国史符合三种模型中的哪一种。她的问法很狡猾,很有误导性。选择好研究对象,尤为关键。东亚学子,各爱各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幸好熟谙近代史,寻得答案,时代不同,模型不同,此外还有中国特色。拟好提纲,估算字数,远远超过老师的限制。

何乐蕊鼓励大家动笔前,充分利用老师固定的办公室接待时间,前去探讨。她的办公地是一间斗室,外有地毯。两位韩国学生先人一步,我取下沉重的书包,贴着墙坐在地上。无意听到三人对话,学生的判断有误,何乐蕊不曾反驳,反倒连说Yes。我很迷惑,她是个诚实的老师吗?三五分钟后,轮到我说,她基本同意我的思路,只是善意地提醒:“论文可以写长,只要有材料,有趣味,但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你是中国人,应该知道这话……”最后,我好奇地问她,为何不指导先前的韩国学生。何乐蕊坦然解释:“爱国可以理解,她俩选择韩国,不过韩国历史复杂,就像中国,很难答好,关键她俩连自己民族史都不太清楚,就来探讨。我若将正确的思路、答案,告诉他俩,等同作弊。这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你说呢?”我沉默过后,陷入沉思。她的话不无道理,治学像登山,不可在山下就待人援助。

我在小组辅导班收到论文文稿,获得80多分。邻桌的同学告诉我,上一组是何乐蕊发的论文,她透露Tom(我的英文名字)的英文不算很好,但他有认真独立的思索,因此打了全班最高分。何乐蕊从未当面表扬我,也许学过中文,她懂得“近则正之,远则称之”的内涵。

我算不上是一个好学生。毕业季,何乐蕊真心劝我,续学英文与亚洲学,将来必然会是很好的研究生。我已厌学,又有经济压力,只好作罢。她算得上是一位好老师。作别十余年,我仍怀念何乐蕊老师,不因论文高分,只因教诲令我终身受益:撰写论文的目的,不是学透知识,弄弄知识,而是学会思索,寻得途径,解决人生旅途上遭遇的新问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何乐不授?教育的真谛,正如蕊师所悟。



那年,接父母从上海弟弟那回来的路上,不知为何,父亲突然尤为伤感:你看,我和你妈在吧,你和你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倘若哪天我们都不在了,你们便只能算亲人,亲人和家人,还是略有不同……心微微颤了下,下意识踩了踩车刹。所有人良久沉默,不再说话。

父亲一生乐观要强,未曾见过几次起伏不定的时刻,直至现在也是,偶尔生病,会嘱咐母亲不许打电话给我们。好在交通便利,城里与乡下老家的距离不过十来公里,若有担心,开车立回。

婆家没有节日概念,即便春节,即便中秋,也无半点仪式。婆婆的理念是,日子不过平常,无论节日与否,寡淡闲散着挺好。我母亲却完全不能苟同,她觉得所有的节日都该好好过,隆重过,轰轰烈烈地过,似乎永远对生活充满热忱。我婚后不久,先生便斗胆提议,但凡大的节日,不如去乡下,和我父母一起过,他觉得有趣,也觉得节日更像个节日。自然,一拍即合,两家老人皆大欢喜。如此,一晃便是很多年。

老家村头有一土地庙,传说由村里已故的老人募捐修建。每年中秋,母亲会提前备好供品,她不会等我们一同前往,每次都会自己早早过去上香,拜祭,许些心愿。后来村委命人拆除,说国家不允许封建迷

## 岁月深处的老味道

□陈 晖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中秋吃月饼,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孩提时代,月饼主要靠手工制作。在我居住的老房子西边几十米有条老街,街道东边是一排白墙黑瓦的平房,砖头铺成的路凹凸不平。在最南头的墙角上钉着醒目的路牌——马房角。

街不长,家门都对着马路,很是繁华,这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通的小吃集中地。虽说时过境迁,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人们无尽的情思。

老街上,有一间小小的糕点铺子。这里的月饼都使用模具,纯手工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追寻着月饼香味,我们几个小淘气结伴一路小跑,微喘着气,刚到街口,就瞧见袅袅上升的炊烟如同洁白的羽纱在空中飞舞,柔情万种。此时,铺子门口早已人头攒动,排起了长龙。

我们踮起脚尖,扒在铺前高高的台板朝里张望。只看到炉火正旺,桌上放着各种馅料,我使劲嗅着轻轻忽忽飘过来的果仁香、猪油香、芝麻香……在不足五十平方米的铺子里,从老板到伙计都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想想,现在有电烤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确实,做月饼流程复杂,和面、揉面、配馅、扯皮、包馅料、按压成型……必须环环相扣,马虎不得。



在张謇的规划中,天生港不仅仅是南通的交通枢纽和对外口岸,也是发展实业的理想之地。张謇通过泽生水利公司,疏浚通往唐家闸的河道,便利货物的进出。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建设石驳岸的同时,建设水榭两条,消除了码头坍塌的隐患。张謇先后筹建的天生港电厂、通燧火柴公司、大山砂石公司,都是依托天生港的地利优势而兴办的。这些企业的先后创设,在繁荣天生港经济的同时,也给周边的乡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唐家闸与天生港之间的河道曲折浅狭,遇到小汛轮船通行不畅,如果久雨则河水暴涨,无处宣泄,既影响航运又不利农作。1901年和1902年的暴雨,导致天生港至唐家闸之间的田亩成为一片泽国。1903年3月11日,张謇日记记载:“定泽生水利公司。”泽生水利公司的设立,原来准备疏浚通扬运河及其支流,由于资金不足和社会阻力,仅仅购置一条挖泥船。1905年春天,泽生水利公司将港闸之间的河道拉直挖深,极大便利了港闸之间的交通。

晚清民初,南通沿江姚港、任港、芦泾港、天生港一带,时有坍塌。天生港大达轮

信的存在。母亲很是不解,说怎么会是迷信,天上是有月神的,月神可让家家户户都团圆,理应祭拜。我们都不反驳,顺着她说,是是是。

很多年来,弟弟总会赶在中秋晚饭前回来。我和他都是从小被温柔相待的孩子,长大后自然习惯相对亲密的关系,平常虽是相隔两地,但一旦团聚,会瞬间炽烈。我们节日回老家,母亲早已煮好卤好炖好煲好,用不着旁人劳作过多,只在说话间插进一些零星轻便的活儿,灶膛里添把柴火、洗净水池里遗留下来的水渍,又或,将她炸好的藕饼和各种菜肴端上桌。整个过程,我们充分享受孩童时才会有快乐,肆意又放纵。

近几年,弟弟不便常回,怕来回核酸隔离影响孩子上学。每逢中秋,就剩我和先生回去了。父母虽心有遗憾,但嘴上不说。他们每次在饭菜端上桌的第一时间,必定会和弟弟视频,然后让我们姐弟相互问候,随后边吃边直播,仿佛这样就可以填补遗憾,算是团圆了。

饭后,母亲会在院子里搭上茶台,用家里祖传的方凳,四面雕花,暗红的油漆因年月久远稍稍斑驳,但莫名有些庄重。母亲在方凳上摆上几碟糕点,红枣,以及月饼,又将苹果堆叠成宝塔状,最后搬出堂屋的香炉燃上三炷香。农村的夜空繁星璀璨,

此时,两个师傅都在揉面团,只听老师傅大喝一声:“加油干嘛!月饼香喽……”一旁的小师傅也忙得满脸通红,兴奋地附和:“再加把劲哟!月饼更酥喽……”那些排队的顾客们也跟着扯起嗓子,帮他们鼓劲。一时,整条老街沸腾起来,更多的人来到铺子,或是买月饼,或是凑个热闹。

说话的功夫,他们已将面团揉到极致,光滑润泽,然后塞进各种馅料,比如果仁、豆沙、板栗等,最后,倒进模具压紧成型。没多会儿,一个个月饼从模具中跳出来,在一个大大的白色瓷盘里一字码开。这里的月饼简朴素洁,上面刻的字最常见的是喜、福、禄、寿等。模具虽简单,但烤出来的月饼却是个个如样,饱满厚实。

自古以来,制作月饼靠的就是模具。古人制作月饼很讲究,匠人在模具制作上也是煞费苦心,不仅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在木头上还反刻出各种图案或者文字。一般都喜欢喜庆的题材,以寓意吉祥为佳,体现丰厚的文化寓意,蕴含着简单朴素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寿桃,有延年益寿之意,成为糕点界的“网红”;双鱼,有年年有余之意,十分得宠;牡丹,有富贵吉祥之意。可见古人巧妙细腻的心思,匠人精湛的手艺,将生活与艺术合二为一,经过岁月的洗礼,风韵犹存。

## 发展实业的理想之地

——张謇与天生港之四

□朱 江

步公司垫资建造石驳岸时,同时建造水榭两条,1906年11月29日《新闻报》刊登《通州天生港招人承揽筑造江岸广告》提到:“现拟造石皮江岸约二百丈并水榭两道,如愿承揽者,可于初四五六等日下午两句钟至六句钟在小东门外城河浜大生纱厂沪帐房面谈。”这两条水榭有效地抵御江水的冲刷,保障了天生港的安宁。日后江南通段多次遭遇坍塌,但天生港安然无恙。

张謇的实业版图中,发电厂是重要的版块。大生纱厂的动力,从建成起一直来源于蒸汽引擎,煤耗和设备维护费用高企,用电力替代蒸汽动力,不仅能降低大生纱厂的经营成本,也有利于减少南通其他企业的开支。1921年春天,经过多年的筹备,天生港电厂在大达后街开工。选址天生港,除了靠近长江拥有不竭水源,还因为大达轮步公司的码头,为发电设备和煤炭的运输提供了方便。天生港电厂在张謇生前没有建成,1931年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会在经理李升伯的力主下,重启建设,选址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通靖轮埠码头西侧空地30亩,1934年建成投产。

张謇在天生港组建通燧火柴公司,也是考

月光也分外皎洁,我们坐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大多是些回忆,我小时候的,我弟小时候的。院子里有金桂,秋风袭来,芬芳馥郁,等三炷香燃尽,我们也染了一身桂花香,回屋。

父亲和母亲不爱随我们住城里,说不习惯。他们只愿守在老家,就像守着一份天荒地老,随时迎接我和弟弟奔向那里,像每个曾经放学归家的时刻。就是这份对幸福对家人的贪念,支撑我们在外度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在,那些雨后开在院子里的花朵,无论是星星点点,还是从簇簇,都是家的味道。我和弟弟,也都永远是这个家的孩子。

从前觉得生活在别处,活得文艺,总想寻异乡的某一处化为桑梓,而今会心甘情愿在脚下这片土地踏实温暖地生活。曾经一心想去的远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就像繁花终究会谢,就像笙歌终究会停,只有父母在的地方,感觉才会安心与完整。

今年中秋,弟弟应该还不能回,但庆幸我们都很好,无论身体,还是生活。我应该还会在老家陪父母分吃各种口味的月饼,还会在院子的桂花树下聊聊当下,也聊聊未来。至于那些回忆,就留着弟弟回来一起分享好了。当然,我也会在月下许愿,愿父母安康,愿我们如常,愿所有人千年不够,愿中秋的月色,年年依旧。

这个糕点铺子的月饼生意好,不仅是师傅手艺精湛,月饼味道醇厚,皮薄酥脆,更是价格便宜。包装也很朴素,用黄色四方油纸一包,两根细麻绳一扎。一路,提着月饼,看着黄纸上斑斑点点的油渍,还没吃,都能闻到香喷喷的味道。那时,追求品位的人还喜欢去位于人民路上的稻香村食品店。主流当数苏式月饼,馅料以传统的豆沙、五仁等为主。

随着社会的发展,机器代替了手工,月饼的制作也推陈出新,不仅形状多样,馅料更是暗藏乾坤,品味繁多。但对于越来越注重健康的人们来说,还是喜欢纯手工制作月饼。

茉莉说:好吃的月饼,猪油是灵魂。苏式月饼最大的难度就是层层起酥,需要熬制一罐鲜美浓郁的猪油。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揉酥皮时一定要揉透,以表面光滑透亮能拉出薄膜为佳。在用酥皮包住油酥擀的过程中,一定要轻擀轻卷,包馅的时候也要轻,防止扯破面皮。

茉莉还说:虽然亲自制作月饼,费时费力,但享受的就是那个充满闲情逸致过程,和爱人小孩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那绝对是一种举世无双的感情升温剂。

有人说:那“呼呼”的揉面声才透着团圆的味道。是的,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唯有老味道,一直飘荡在悠长的岁月里,踏实而满足。

考虑到天生港的地理位置。生产火柴需要大量木材,通燧火柴公司在沿江堤岸及他处大道旷地广植白杨。新植的白杨尚需时日成材,必须从别处购进,地处外江内河之冲的优势就显现出来。通燧火柴公司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为天生港一带的农民,特别是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据1919年6月10日《通海新报》报道,通燧火柴公司试办时期,女工每日工价为洋8分,之后分三个等级,优等1角4分,次等1角2分,再次1角。女工主要从事“整理木片及梗木”,工作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6点,吸引了很多妇女携带饭食前往。尽管报酬有限,但对乡间农户来说,“聊堪糊口”。

通燧火柴公司还促成了天生港电灯的兴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设立后,往来天生港的人员和货物日益增多。由于没有电灯,不利于客商。通燧火柴公司以厂内发电机尚有余力,代各处装设电灯,方便装卸货物。

1919年成立的天生港大山砂石公司,从松江、江阴及海宁等地运来山石,在天生港加工后,提供给各处建筑工程。天生港作为沿江港口,特别适合山石这样大宗物资的装卸。(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